喙鳴文集

喙鳴文集卷七目録

論

喙鳴文集卷七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論

樂論一

夫禮樂之來皆由人情生也人生有欲欲而不理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以養人之欲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理而長久是禮之所起也先王惡人之亂而制禮以養之又制為鍾鼓管絃以縱之方禁之於此而復導之於彼則禁不勝其

導之便而勢復亂先王之意必不然凡樂之來由人情生也與其欲而俱有是先王之所欲禁者也而不可以禁則因而為之度數與人相得而久長是先王意也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内人益多治益久所樂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人之樂君子以謙退為禮以減損為樂然則樂之貴減損也久矣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

於中而發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樂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也類小大之稱比始終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然則樂之實不相奪也久矣樂也者動於内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謙樂主其盈禮謙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謙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而樂有反進者謂自勉強也禮主於謙而不勉強則畏而不行故禮之有報者尚往来也尚往来

則勸進之道也禮之所以美也反者謂自抑止也樂主於盈而不抑止則蕩而無守故樂之有反者曲終而還奏始也還奏始則抑止之道也樂之所以為美也然則樂之貴抑止也久矣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趣數煩志齊音傲僻驕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皆不知減損不相奪自抑止之過也嵇叔夜古之善音者其言曰鄭聲音之至妙妙音感人猶美色惑志酖槃荒酒易以喪業自非至人孰能禦之先王恐天下流而不反故

具其八音不瀆其聲絕其太和不窮其變捐窈窕之聲使樂而不淫猶太羹不和不及勺藥之味也由是言之天下惟理可窮其妙欲豈可窮其妙哉樂者耳之欲也猶色者目之欲也味者口之欲也是皆可節而不可窮者也故墨子矯俗論而非之强國奮戰者其倡優拙後世好治之主政患其觧大樂不作久矣天下亦不大亂夫目之色口之味惟患其眈豈患其昧哉夫禮與其奢也寧儉樂與其觧也寧不觧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

雅頌各得其所是知鄭衛之俗果妙於音然非聖人莫能建中和之極謂之曰正必在所損人情日騖於益益則不正必損之而始正也由此言之樂雖所以和天下實所以節天下其理可睹矣

樂論二

唐太宗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樂能感人故樂者

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古人稱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音聲也溫公不以太宗為然非之曰齊陳亡國之音驟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素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而謂樂無治亂必若所言則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矣予謂太宗之語固可非而溫公非之未得其辭請贅一言夫樂之來非聖人作也不知其作者誰而世

習傳之聖人因而正之以為教也故使天下無樂何足為治累惟天下有樂而無節於是乎為治累凡治之隆不由樂而治之替未嘗不由樂今取咸英韶濩而日奏於庭鳳皇何由儀百獸何由舞何觧乎百姓之愠何阜乎百姓之財何降天神出地祇樂誠不能隆吾治然有君臣於此放鄭聲矣屏衛音矣撤隋陳之曲矣頋日取咸英韶濩而奏之於庭引宫刻徵旋而聽之不謂之荒淫不可何也樂則咸英韶濩而樂之太過即鄭衛隋陳已不必

鄭衛隋陳可以亡人國而咸英韶濩未嘗不可亡人國故謂樂可以隆人治吾不信也况夫勢之所趨必將峻宇雕墻豐膳甘漿靡顏嬋媛珍奇怪憍聚而犇之於是乎荒廢政事疏遜臣民慢神怠祭蠱惑奢汰而謂治不從此替乎以是而言太宗之論未全得矣其曰愁苦之民聞樂而悲魏徵和之曰誠在人和不在音聲則未嘗非也或曰若是則廢樂可也而二帝三王之有樂何居余曰聖人治天下必探人情之所趨而終為之備脫民於愁苦

而發之於和人情脫愁苦則讌宴樂今夫百姓年穀屢登家給人足肯兀然無相勞苦而已乎士大夫燕饗祭祀玄黃既陳肯寂然無以相歡笑乎樂必作矣樂自此作而世未有王者為之制於是乎新聲繁絃哀箛急管嘈切日進淫褻日新方是時雖王者亦享豐履泰思窈窕以明得意撾大鼓撞大鐘爨舞夷歌雜然而陳不能自禁肯曰苟免愁苦而置不用耶記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夫取咸英韶濩而欲移後世為古誠不能若取桑間濮上

而移盛世爲亾甚易至於善蕩易亡而後信樂之關於風俗大關於風俗者大而起教也微是以天下未有樂聖人不敢迎而導之天下既有樂聖人不敢隨而張之雖爲之和樂以通之實爲之制度以節之此二帝三王制樂之本意也

卜論

柳子非國語曰卜者世之餘伎道之所無用也聖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聖人之用也盖以敺陋民也非恒用而徵信矣爾後之昏邪者神之恒用

而徵信焉反以阻大事要言卜史之害於道也多而益於道也少雖勿用之可也左氏惑於巫而尤神怪之乃始遷就附益以成其說雖勿信之可也張文定非之曰既曰卜者道之所無用也又曰聖人用之既曰聖人以敺陋民又曰非恒用而徵信則聖人之作卜筮說恠誕以誣吾民也與文定雖云然吾必以柳子為信柳余有取於陳君舉君舉之論湯曰聖人而有所立也猶懼天下之變也人情恥從於人而樂於無辨聖人為之禮為之法禮

之可愧而法之可畏故天下不忍犯君之尊而憚其嚴而聖人又將易之而自肆於其外加兵於其君而曰吾亦以為理聖人憂焉曰道明之而信幽之而尊信以行吾常而尊以通吾變心吾知其明也卿士吾知其賢也庶人吾知其公也晃獨而未孚議搖而未固卜則獨者孚搖者固故心也卿士也庶人也為之明而卜為之幽取焉以自神而寓之曰天而後禮法可以無廢嘗觀於商其書必卜其詩必祥巽其懼民必祖考而其禮嚴於祭孔子

曰夏道尊命敬神而遠之商人尊神先鬼而後禮則商之鬼自湯之援天以自神始也吾以是為聖人病也君舉之言云爾吾又善昔人之言曰卜以決疑事在不疑不疑何卜古之有筮也在心與卿士庶人之後也非違心與卿士庶人而獨任之也又必其事真大疑可作止而後聽之也非要卜之必吾從而神其作也湯之用卜也虛其心以聽神之徵而無要焉非富天下也且事有不可卜者有不必卜者作而不順不可卜也順而不易雖殺身

以殉不必卜也故曰凡卜者必大疑而可作止者也吾明知其可而百姓不與知故卜也然聖人以此循斯須而不免欲天下尚鬼之漸於是乎聖人亦病且卜可盡信乎哉可盡信則安有著從龜違龜從蓍違與卜不驗吉之文故吾於柳子所謂世之餘伎者益信

正統論

諸公之論正統也多愛而不忍故呢予謂三代以下之為正統者漢也唐也宋也我大明也他皆非

也統則統而非正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為民主者民歸之天子之非廣肅博持而累世煦育不稱民主獨以其削平群亂集萬方之職貢乎以力不以德吾知其不可雖傳數世未嘗享其民以一日之安奄奄若負疾人待斃而已吾知其不可以齒夷于諸夏雖有仁政德不入深民身服之而心吐之吾知其不可此惡覩太和景象與天地同流也而稱正統哉故漢之所為統者以高文景武昭宣光武明章之烈而忘其元成諸帝之醜也唐之所

為統者以貞觀開元之烈而忘其高中諸宗之醜也宋之所為統者以建隆至治平之烈而忘其熙寧以來之醜也我國家　聖聖相承二百有餘年至於今視漢唐宋有光焉謨烈後先熙皞世繫是故三代以來必此四代稱正統舍此皆偽定耳天心恫於上民意鬱於下而曰正曰統不可曰昭烈何如曰正則正矣而不統者也不統可也曰如正何曰徒正不足論曰不論正奚為奪秦晉隋元之統曰子之言非吾言也余之言責於正者詳子之

言責於正者略正而不統吾弗取統而不正吾弗取必正必統吾然後為正統漢元成和殤以下唐肅代以下宋哲徽以下吾不謂之統憐其為盛王後姑統之耳而非以彼為統也曰如子言則煌煌天命固有百餘年曠不相續之時乎曰然天有晝有夜晝作而夜息何必續焉諸公之論也必求其人以統之吾之論也無人則闕然世宗何如曰苗而不秀以殤處之可也然世宗已矣昭烈大儒予之如之何其奪之曰世所謂閒者居兩疑之中而

稱閏若東西之相絕不稱閏吾謂傳世久功德深者而後稱正統東西之論也若蜀漢者奪之亦大儒予之亦大儒真則不疑疑則不真吾以其異於東西故不予且不予非貶也不予而已何損於昭烈昭烈之為帝也其臣已有異議而待予乎曰近世霸統之說何如曰求其說而不得焉為之辭

武王論

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商人簞食壺漿以迎然猶觀兵者再會諸侯者八百徵天下兵下至於彭濮

徵盧皆来集又必得曉兵如太公為之師而後舉事戰之日血流漂杵而後勝之兵可易言乎哉漂杵之文孟子不信朱子以為商人自相殺理固當然然以愚觀於商人繼世之後猶頑不肯從況其時有拱手而效順者乎即置漂杵事勿論而武王之有殺不可諱矣古今言兵法者歸太公必以太公伐商商之不易克可知簞食壺漿以相迎者民也其忠臣義士倘有若夷齊者在軍而肯不抗兵相加乎兵以殺人取績殺人者人亦殺之勢也天

下有萬勝之兵哉呼吸之間風雷存焉不勝則敗豈謂紂惡稔矣遂易勝邪秦之惡浮於桀紂天下並起而亡之然章邯之師一出陳勝死再出項梁死沛公之西酈生以為未可距嶢關也張良又以為未可豈以天下並起亡之而輒可振槁拾遺得也王莽盜漢神器天下爭欲刃其腹民之謳歌思漢遍海內然尋邑昆陽之師尚百萬非世祖天授豈遽犇乎高緯昏狂亡國晚矣賢如周武而三伐之欲引歸者數而後勝周兵非弱而取緯如此難

也國烏可易取哉如不以德獨以力尤難言矣强之勝弱固理之常而操之赤辟堅之泥唐太宗之高麗皆以强敗彼皆善將而所將不下百萬也高麗之役雖不言敗然太宗破延壽之衆至下馬謝天危可知矣飛書示太子夸高士廉等而迄悔其無成功知其餙矣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信哉吾非詆武王殺人亦非故反聖賢之論以為奇吾謂興師伐國雖聖人有不可知之憂欲毋輕言兵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蓋甚憲之

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武王之有殺也已詎之矣

武王論二

古諸侯去天子一階耳湯武繇諸侯升天子號令天下與後之起匹夫為天子者異雖禹湯之後不可王胡遽不可侯如以桀紂之故而殄其祀不復存豈天下之達論哉忘大功而罰及嗣聖人必不然蘇子乃謂封武庚以慰之則後世之論非三代之論始吾讀蘇子武王非聖人論大駭徐思之亦

不足駭是不過發夷齊之所欲言為殷餘民懥懟忿耳武未盡善仲尼未嘗予何怪乎蘇子盖天下有夷齊之論有伊尹太公之論伊尹太公亦非自為論皆虞庭之論堯舜之所諄諄者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不敢謂天子可使人不予抗也若然豈其縱一獨夫播惡於四海而不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乎然則放伐亦堯舜所必為也伯夷太公皆逃紂就文王而所持如水火要之二說皆不可廢不然則武王豈獨為紂之亂臣抑夫之悖子夫

如有靈忍受其王號而饗其宗廟明堂之祀哉此事何必復論予獨因藊子而覼縷云武王殺紂史遷謂武王三射之躬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又斬其二嬖妾懸於小白之旗此妄傳必非聖人事漢高猶能存子嬰奘項羽魏文之于山陽晉武之于安樂猶能待以不死豈以武王而不能容紂賈太傅新書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紏紂之

躬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殘其肺履其肝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止其說如此賈傅慱聞所傳近正惜不使遷見之而猥以戰國之游譚誣武王也

伊尹論

柳子贊伊尹五就桀曰大人無欲速其功也夫大人欲速其功則苟可以干世主者不問而爲之是故有割烹要湯五羊食牛癰疽侍人瘠環之論而

君子以為不然君子進以禮退以義豈念速不速哉藕子曰伊尹往来兩國之間豈有意教誨桀而全其國邪湯之當王也久矣伊尹何疑焉桀改過而免於討可庶幾也能用伊尹而得志天下雖至愚知其不然余謂聖人之道可以康四海及後世而必以康四海及後世為事亦非聖人使桀用尹尹甚顛也無廢天下君臣之倫而斯民被並生之福奚而不可使桀用尹即以夏小康苟免於討而不得志於天下吾知其不悔如藕子意必得志於

天下而後可也卧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殆非尹之心吾何以知尹之心然哉吾於囂囂以前知之宗元欲以此自觧其所從之非也其言非其志亦可憐也是以君子視一介與千駟萬鍾等而以不苟為之基毋以手援天下藉子之論亦功名而已聖人不然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不有囂囂以前之心而徒迹其幡然以後之論與戰國士何殊

石奢論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爲人也公而好直王使爲理於是道有殺人者追之則父也還返於庭曰殺人者臣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廢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鑕而死君子聞之曰貞夫法哉孔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詩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謂也昔人之論奢者如此與之也蕪泉子曰舜竊負而逃奢獨不可逃歟不返言於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亦得所以爲父隱之道矣順渠子曰不然

與父皆亡是背君而棄法也為者討者首實於君甘以身代死生一聽乎上而已不敢與焉余贅之曰古今時宜代有不同借令今日身遭是變宇宙之廣將何所逃百口之累逃更為罪代父乞死法例所無司寇議刑必不幸許且赦為惡之父而坐行孝之子誰能聽之聽代死之乞而長飾偽之風勢亦不可顧父子之恩而廢祖宗之法義且安在為子討者誠效孔褒爭死可耳

許行論

言不可以一端盡固有甚無謂可嗤而適於事許行之市法是也予少時謂孟子直可無辨耳既游於世而見許行之說曷嘗不用於今之世哉先王建萬國立五等是五等豈足以盡天下乎建五等後雖聖賢復起無所得封也夫海內聖賢豪傑大小不倫必非五等所能盡而後世聖如孔子不得與管蔡並命是先王輕重長短之價亦不酬矣方令亦然天下戶幾等鄉幾則賦幾何區以別矣而或連數州不異其征學校之廪郡四十邑二十不

問其才鄉試之選大省九十次或七十八十亦不問其多寡消長而大都一例推之他事亦莫不然此亦巨屨小屨同價也盖張弛任心上下在手則人無固志事鮮適從趨必取多避必就寡爭訐攘訟於此焉繁聚大物之道政不必寸寸度銖銖稱也必論其當則荆揚之上駟纔與冀涼之下驕等北郡之正供纔與南邑之弊餘等雖有至精幹明察吏費日損功何能揆量妄取天下而紛更之利未見而害已聞一治之不能而百亂之多有曷不

較若畫一而今談者稱故典共闗石和鈞王府則有不亦可與且使賢者不能行其志雖病而能使奸人不能遂其私大利也許子之道以物就價不以價就物未嘗不可雖三王猶用之也自市官之法廢而苦窳濫惡之偽興韓伯休口不二價不能信於女子蓋俗習久敝一忠信不獨行然令天下居物行貨而守價不移者人亦不少類有所自立以成其名也由此觀之許子之道未為不行而天下之理不可以目前槩也

張良論

君道剛剛不盡則患不除臣道柔柔不盡則禍猶在高帝之興必殲項而後可必盡殲彭韓之徒而後可充其盡殲韓彭之心雖蕭與曹豈能少假進退榮辱惟吾掌握而心猶鰓鰓慮焉惟子房知之故柔其心以至於盡而無幾微不可制之形豈惟免身萬古人臣之型也蕭何韓信張良一體也狐兎之悲宜如何者而信之死何有力焉何無論已良曷為無一言盖律之以功成身退之義當非其

臣律之以議功報德之義當非其君而良皆無言良棄盡其心而不少露也且帝獨與平謀耳后亦獨與何謀耳而皆不及良良之素不說能令此言不至于耳尤徵良之難矣

丁固論

自楚来者多矣高祖獨罪丁固何也人情合則從不合則去去来之迹明舊君之交絶而不復論區區之義陳平韓信是也次則奉吾一介之使咫尺之書而翻然肯来雖非貞臣然明去彼而明就此

英布是巳若乃陰陽二主以為去來之地口順而腹悖貌一而心岐令其主有成敗而吾之身無存亡為計甚狡為心甚奸眞人道之梟獍英雄之所痛憤而不能忍者故丁公以不忠見殺然項伯何異於丁公自伯之初非自媚于漢漢求之而伯私之其来也為良亦俠士之盛節豈若丁公責主圖身而巧為計乎丁公正與呂布同呂布初事丁原事董卓皆親置刃於其腹賣主圖身而巧為計故高祖忘丁公活巳之恩而斬以徇玄德不憐呂布

過人之才而感之死英雄之心自有正氣自有徵權所為運旋宇宙而勘禍定亂者以此鴻溝之約漢使陸賈說項王項王不聽使侯公侯公往御太公呂后歸功莫大焉而漢王封侯公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人國者故號為平國君既封而靳見之何哉蓋是役也太公呂后無歸理姑遣之而姑講之耳而侯公頤辦豈才智過人不過翻蒼為素易白以黑簧鼓人耳目而奪其肺腸譬之烏喙屏之不亟必有殺身之痛此固漢王之所

畏而不欲見也丁公猶是也假令戰彭城後即以單騎來漢王縱德之不過處以侯公雖雌雄未判而賞罰之典不能不為利撓然終疑其心況天下既定功利既集曩時委曲遷就之術不用而善善惡惡之公惟我英主之常也何怪焉為季布游說者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季布以此生丁公以此死怨如雍齒而封之讐如項羽而哭之莫非此意大抵英雄舉事忍與仁雜用違與義間施所以忍與違者迫於時勢而非其心之欲然所

以未嘗忍與違者則心之欲然吾所謂正氣微權者也不然上天皇皇之命豈虛歸海內元元之心豈歷服哉皆此心則聖主不皆此心故稱英雄然賴有此而天下之所以定也

楊雄論

莽大夫楊雄死特筆也誅何甚凡罪止於其當過則深張廷尉曰假令盜長陵一抔土加何法乎楊墨之罪未至如禽獸而孟子比之于禽獸惡其為嚆矢也倘誅雄之意亦恐後之人藉口乎君子曰

終小人曰死雄未必小人亦可憐矣雄嘗曰在門
墻則麾之在夷狄則進之今亦以其門墻而麾之
乎如以律則雄當流歆當死坐雄以死無律以處
歆矣凡特之為言皆意輕重之辭史者萬世平衡
之書意輕重不若付之衡之平也吾于統蜀死雄
皆未首肯張釋之曰陛下當時殺之則已豈以帝
可特乎而尚或非之特之不可訓也如是趙盾弑
其君太史特筆有為也激盾討賊而終不之討則
此坐不匿藉能討賊復何誅焉仲尼曰越境乃免

越境則身無討賊之權故免暫爾越境而終復其位是猶不免吾謂雄可憐者亦謂雄無討賊之權耳奚不去也莽於天下賢士猶將羅而囚之肯令其去不去則惟有死猶愛其死宜其及矣

豫鳴文集卷七終

喙鳴文集卷八目錄

論

論我朝兵制

説

逆説

龍説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著

論

淝之戰論

淝之戰非晉能勝秦秦自敗也堅之為君其可書者多也而昌為敗亾興王史多溢美之言亾王史多溢惡之言堅亾而史之美猶若是是誰為之溢者無淝之役則晉以下一賢主魏孝文不足多也而惜乎其自敗也堅志大而才踈量有餘而智不

足以劉備之賢關張爲之羽翼而得孔明始立猶有秭歸之敗捐六十萬之衆以及其身堅不及備而亡王猛所以敗至於亡兵家謂堅不宜用衆至百二十萬而無分數是則然矣而不盡然堅之敗爲引輕騎八千兼道就陽平公輕敵故耳朱序之言曰若秦衆盡至誠難爲敵今乘其未集敗其前鋒可破也然則序亦患其衆堅以其未集敗非以用衆敗吾竊怪夫堅之老於兵也而不知兵身不居中而趨爲前鋒且勝負兵家常事耳何前鋒一

敗而使大軍盡敗於此見堅不能軍蓋師克在和違衆而師衆心預恇一也饑鷹思奮者翁於其間則衆愈恇二也堅不能軍節制不嚴一敗百敗敗固理也雖然堅有敗理尚無必敗理水上軍殊死戰惟韓信能非玄所及也請渡淝以決一勝危矣堅欲乘其半渡而蹙之真兵法也麾兵一退而不可復止誰為之乎至於苻融略陳而馬蹶見殺又與宋澶淵之役同澶淵之役始陣未戰虜將蕭撻凜出按地形而宋威武軍頭張瓌發牀子弩殺之

契丹大懼因就和苻融之死與此何異苻融死而堅氣盡天也非人也然則晉無所以勝乎晉雖小弱而其君臣輯睦動不失機此亦勝理然非必勝理或以謝安之談笑指揮必有淵然之謀而不知此安治國之權法非用兵之常法凡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孔明之智也而夙夜勞瘁安能以談笑勝乎今觀玄事具在為廟勝否廟勝者能委任玄無失人而已能資糧械無乏絕而已能不中制無返頓而已若夫當機應卒玄事也不能逾度已別

有旨之對豈不欲對無可對也驛来無喜豈其不喜憂危之心未觧而一勝未敢以為喜也前日之不恇今日之不喜正相似念深而慮遠體閑而養厚使中外恃以無恐則有之以為勝具未也此小善也無益於存亡之數堅之小善甚多而不免於敗故知晉非以小善勝不以小善勝而又無真可勝之具然而勝天也或曰茍晉之無天也安當如何曰安之幸屢矣能以雅量折桓公之逆桓如不死能如何能以持重勝苻堅之師堅如不敗能如

何所能者人也所不能者天也君子亦人而已天安知

淝之戰論二

是役也堅之可勝者十七八即不勝無功耳不虞其一敗而亡玄之可不敗者十二三即勝自保耳不虞其大勝於此見兵凶戰危不可嘗試成敗之勢易於反掌摇起新造可决一死有成業者宜萬全而後發縱不捷不失為伐吳之魏文帝伐高麗之唐太宗而後可縱敗不失為伐羽之漢高祖伐

備之魏太祖伐遼之宋太宗而後可慎毋爲堅也凡敵無大小皆所當慎顧帝王之興必有伉才醜德者與之角若劉項孫曹宋遼兩虎豈相下哉明知敵爲大而善爲之故劉勝項明知敵爲大而不善爲之故宋格於遼闇敵之大而易與之故曹敗於孫堅之敗猶曹之敗也恃强而易敵故也然亦有幸不幸存於其間成立之難如升天廢墜之易如燎毛堅失天一敗遂至於亡玄雖得天終不得中原尺寸土自淝之後玄輩經營中原不爲不勤

矣頓本無强勢而恃僥於天基薄無崇建之理根淺無茂生之道天可以一僥而烏可以屢僥故終無所就智者亦宜量力蔡謨王義之真前識矣而後人頗妄為之惜若以為坐失大機者亦不知彼已矣天下事原有二端吾善樓緩之言孟嘗君以三國之師攻秦入函谷關秦王將割河東三城以講問樓緩緩曰講亦悔不講亦悔王曰何也曰王割河東而講三國雖去王必曰惜矣三國且去吾特以三城從之此講之悔也不講咸陽必危王又

曰惜矣吾愛三城而不講此不講之悔也玉曰均悔也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論天下何以異於是玄不能經營中原談者以為惜使玄經營中原而卒不量力以危江東談者又以為惜均惜也寧失中原而惜無寧危江東而惜玄之自處亦審哉不然何以異姜維

謝安論

江左風流以玄虚為誼以閒雅為用始於王導盛於謝安王導深達國體寬厚有容任真推分意常

潛如謝安後起甚似王導桓溫入朝欲盡誅王謝因移晉室王坦之倒執手板而安從容就席笑語移日秦人入寇衆心危懼安每鎮之以和靜淝之戰謝玄問計於安安無它語捷來亦無喜色桓溫謂其有廟堂之量信矣王謝風流扇以成習故王羲之以坦腹東床食胡餅入郗鑒選孟嘉落帽不預桓溫器之王景文受勑賜死神色不變作啟致謝飲藥而卒名重當世王儉言論造次必於儒者比於謝安其他莫不把麈縱談齊死生一彭殤放

浪形骸以此相高故梁武之陷於臺城也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侯景見於太極殿東堂稽顙於下不敢仰視汗流被面曰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復見之雖顛沛之甚而不損其重尚有可觀武所裒畜亦有異人者矣至於陳叔寶荒淫驕侈不恤國政楊堅以七十萬兵壓境猶言王氣在此不為深備奏伎縱酒賦詩不輟豈亦效謝安處苻堅時事耶無其深思遠慮籌時謀國之略而陽欲效之蒙澤麋以虎皮見草而

悦見豺而戰何益之有耤令苻堅偶而勝揚堅偶而不勝吾不知晉陳人物者當何若吾故謂從容閒雅清淨恬淡放浪形骸齊生死一彭殤盡小善非持傾定危之事無益於天下國家後人不知以為謝安之所以成名在此觀其淺矣又曰晉史言謝安矯情鎮俗非譏之乃稱之也晉人之論情與宋人異宋人謂情性如形影本孟子之論也晉代不然謂人之所以為惡者情也王弼註利貞者性情也謂必性其情文中子曰以性制情令言謝

安矯情正謂人情易為喜怒憂懼所動而安能矯之國家恃以鎮定令人不喻誤為厚貌深情之意是譏之非重之也失其本矣又曰世之論安石者高其量而掩其才如玄之間計則曰已別有旨若了無短長於其間者而不知安得玄而用之以其憂盡付之於玄而聽其自為玄久在桓溫軍溫嘗稱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未易才也舉玄之日郗超歎安之明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玄之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然則當時

之才無踰玄者安何用出一語相告戒乎且安雖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而謂之虛談廢務浮文妨要彼心不肯安於兄萬北征自隊主帥將以下無不慰勉蓋非踈者諄諄於萬而默默於玄有寄其許諄者矣

孟嘉論

力貫突智貫卒此誠難也智有不至忽然用之十九失矣我有一寶靜而受之萬不失一即有當違從於其間徐而圖之豈晚乎此杞上老人所以器

子房者也老人於圯墮其履顧子房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念其老為下取履老父以足受之良又跪進老父笑而去以為可教竟授兵法良之應卒以靜受也老父知之矣古語云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亂方是時也姑無論智力而先應之以器可執孟嘉與桓大司馬飲於龍山落其帽不為沮吏取冠之亦不為沮故有時名斯亦器之謂哉

許衡論

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君子謂盛以晉臣自忠而教其子事宋心猶為門戶計若韓延之以翹名子庶幾其私盡矣余謂孔明兄弟三人分事三國而不以三處譏文宋瑞身死宋國烈烈大忠而弟辟子陞咸任于元司馬篡魏而大傅孚自托為大魏純臣稽康誅而紹事晉王儀誅而裒未嘗西向此等皆未可輕言論道而必以勢之所不行者為是無為貴道矣許衡之仕元亦然商之遺黎周公

之所謂殷士康王之所謂頑民也

功名論

天下之事莫善乎使衆人皆爲而不獨恃君子使衆人皆爲而不獨恃君子則君子無爲之名而天下之受賜多必待一君子爲而衆莫之爲則君子之迹始顯名始章然功效不可就天下受其弊而君子之身亦勞且瘁終不免於咎故高君子之名殺君子之身者也殺君子之身并以殺天下奚貴乎名而亦奚取乎獨爲之高也黨錮之事其縣始

於君子獨為而不欲使衆人共為龍門峻絶中人以下誰與共功名又分別宦官若以為此輩皆豺狼非天地一氣所生彼既不列於人數而勢又足以稔毒安得而不逞哉古者有國之論必國人多有而後及其大人國人有大人之恃故其論行大人得國人之助故其事集其事集其名不著蓋功與名有可兼者有不可兼者名歸於一人必天下皆無而斯人獨有故名歸也名可以使天下皆無而斯人獨名功不可以使天下皆無而斯人獨功

古之成名者其始皆欲舉天下之功功不就而後成其名後之人乃有明知其無功而獨取其名倒行逆施務以口舌勝人反覆蒼黃決裂幾事滿腔皆穢惡塞填而粉澤香氣以眩謬人講天下名可掩而盜乎吾見其愚而終無所歸矣

馮異不伐充國言功如何　闈試

人臣之義有益於國為之有益於國則功讓可也居可也不然居功者為掐寵為邀君讓功者為沽名為避禍二者雖有間而要非義也漢興高祖所

與共逐鹿者非韓彭乎彼鳥盡弓藏兎死狗烹豈必皆君之過而挾震主之功乘之以上人之氣勇悍鷙驁恃此安歸辟猶太阿不返其匣必缺與折勢使然也馮異者攀鱗南陽附翼昆原流離滹沱蕪蔞之間厚意豈鮮哉射鉤檻車之情臣主不忘矣而一男子妄上書則嫌疑懼畏慹焉交集向非明主降璽書親慰藉雖父子君臣安得遽謂無他也故大樹獨屏不敢稱功豈直恃成保終之道而吾一念之忠默有以感動人主使國無鴟夷之賜

臣無菹醢之痛故吾謂馮異之不伐馮異之所以益世祖此易喻也讓為是不讓為非而又安知充國之言功不可以馮異論何者甘露神爵承熙紹洽之年非若地凰更始雲擾霧滃之秋也櫜干戈弢弓矢一旦解而試於疆場非彼長鎩短劍攻伐未偃之勢也天子不習征伐之事在廷不諳奇正之術喜事者逞椎心於一劍而不顧異日之安危非若提兵奮起親角羣雄而為之君名王列侯皆握勝算惟吾所用者也先零罕幵猖亂境上非若

四海鼎沸神器未定之日也而茍輕率寡謀取亾器危事而嘗試之危矣故充國之始度羌也輙曰無踰老臣斯已偃然無所碩遜又曰兵難遥度百聞不如一見則其視滿朝之策無所用之矣屯田之議先後數往復卒不奪振旅而還此豈破羌彊弩之力而安用浩星賜之策爲哉凡浩星賜之説依回浮沉之言王先生所以救龔遂者也社稷臣則不能矣計天下之安危不計一身之毀譽計經國之遠猷不計保身之小節令羌已服國已鮮嚴

而吾所以不恭詔進討之心不可一日不白非白吾心所以明吾討之是也明吾討之是所以使天子講於萬全之術而非可以苟且輕動為也向也反覆論詰於萬里之外孰與今面列可否便而安得循循為此家人語哉若然則主上輕事喜功之心必不盡釋而吾老成持重之術必不盡捘借有復然誰執其事安得晏然而已乎吾豈老耄而貪功爵為骸骨榮哉惟充國如是故言功可也非邀君也非招寵也不可以馮異例人臣之義有益於

國為之而功有所不可居馮異是也有益於國為之而嫌有所不必避充國是也馮異之為大體慮者深故約已而愈卑充國之為大計慮者遠故功成而不遜然為馮異易為充國難故人臣之道當而不驕高而不危易冒可疑之迹以進永利之忠難若借口馮異而不顧國家之計非忠也如是即功蓋天下勲勒旂常亦徇私背公者流耳何貴哉且充國言功又無功之功也𤼵材官徵武士出師萬里獲甲俘囚斯漢所謂功而充國徒自完耳羗

雖服斯當世之所謂無功也而克國以為功老臣謀國豈以赫赫有功為已榮哉有苗之師三旬勿克而虞帝不謂禹無功且以不矜不伐為禹數贊之旨入於軍旅之事如此嗟乎斯盛世之所謂君臣也

聖人人倫之至 戊戌會試錄

道公於天下而盡於聖人是故天下不可不以聖人為法蓋使法而可以少相借則合亦可離亦可日月至焉亦可惟必不能相借故合即法不合即

不法然則舉古今之天下當相率以從而不可須史離毫髮爽者舍聖人其誰歸何也天下無兩是而無非之道無兩途而皆可之學無兩迹其責而不可形摹似擬之人善則善惡則惡得則得失則失出於此入於彼不能相借安得不指聖人以為歸嚴乎孟氏聖人人倫之論比之規矩方圓而使人無所少自解也嘗試觀之天下能物物而盡其變者獨規矩耳權之知輕重也度之知長短也斯亦物物而盡其變者也然終不及規矩天下之輕

重長短雖一聽權度之所為而權度之輕重長短又聽於人意之所為意有低昂盈縮而權度爽其操矣故石之關鈞之和律度之同先王慎之若夫規矩則不然誰能以意為之而又誰待於關之和之同之哉則至焉而不容爽故也凡天下之物嶔者奇者似箕者似窾者似鈎者似弧者似冠者似簸者至不可勝窮而皆可託名於方圓乃一引規矩摸之雖甚肖不能不失針芒不規不矩不可以為至故規矩非人力天也人之生而有父子君臣

長幼夫婦朋友之倫則親義序別信之道行乎其
間矣孰不以為先王之所制而不知其本於天敘
天秩之所為此亦方圓之自然而不易者也其聯
之也甚合其分之也甚析而其處之也甚有等合
則難以攜也析則難以混也有等則難以紊也此
又方圓之萬變不可勝窮者也得其類乃稱人失
其類無所容其身求其類則必就其法而法焉而
烏能離於聖人獨怪夫世人之自視常卑謂我何
人斯而敢言法聖人得為君子焉足矣善人焉有

恆焉足矣上不敢為堯舜之行而下不敢為桀紂之操生斯世為斯世無近名無近刑足矣蓋皐陶言人有九德班固品人有九等擇一而處之亦人矣何必聖人然後乃稱人哉嗟夫斯言之玷蓋至於此其毋乃未覩規矩而信以嶔崎鈎弧為方圓者與斯言出而世遂有自暴自棄之徒豈惟誘其身為不能并誘其君為不能而捐皇極於草莽荒聖路於榛蕪悉此其倡矣抑孰知人不可異於聖人異於聖人豈惟不齒有道之門而不可一日立

於人群又孰知聖人雖異於人而實未嘗絕於人無他聖人此規矩吾人此規矩也欲為君胡不視堯堯其君之至也欲為臣胡不視舜舜其臣之至也欲為父子胡不視文武周公欲為夫婦胡不視周南召南欲為兄弟胡不視泰伯王季伯夷叔齊欲為朋友胡不視臯夔稷契九官十二牧此十數聖人夫非盡人倫之至也應繩應衡為律為度萬世人倫之規矩也不為堯則桀紂幽厲矣不為舜則飛廉惡來矣不為文武則虎狼梟獍矣不為周

南召南則白華之刺作不爲泰伯王季伯夷叔齊則角弓之怨興不爲臯夔稷契九官十二牧則谷風之誚起矣雖欲無非無譽而爲匹夫不可得無以聖人爲遜遜即不可比於人數矣向使數聖人者而少有所遜巳早犯天下之大不韙而不免胡顏之譏尚何稱聖之有然則聖人者莫之禁而可爲又驅焉迫焉而不容不爲又旋轉移易之機近在方寸而甚易爲使曹交而徐行不出家庭而餞爲堯舜使桀紂幽厲而悔禍寧不廟祏無窮與禹

湯文武並稱宗使羿浞奔操莊其心術皋夔稷契何以過茲使霍光不陰其妻何不與伊尹伍子路冠雞帶豭子張鄙人子貢貨殖賤于木大駔而列於聖賢之林無鹽以惡駭天下一言善而配千乘之尊聲施無窮何則就規矩即方圓也出規矩即崎嶔也何日月之濡染何階級之登歷故毫釐之差謬以千里出此入彼間不容髮蟻穴不窒長堤失守岐路甫判冥山不見芳軌覆轍同途千里上聖下狂一念終古須臾敗德即為獨夫天地雖廣

無以與立故聖人常以此規矩自範無敢少假而亦無敢少假於天下非聖人之量不弘道固如是也故曰巧匠目意中繩然必以規矩為度上智捷舉中事然必以先王為比非巧匠不能廢規矩而上智不能軼先王也有欲廢且軼而不可矣聖人之於道在衆人以為無所增而在聖人則以為僅無所減在衆人以為甚盛德而在聖人則以為僅免天下之誅在衆人以為古人之所未嘗有而在聖人則以為日用飲食曾無纖微殊異故聖人立

天下之規矩必先立其心之規矩而後天下之規矩定吾人欲復吾之規矩必先求聖人之規矩而後吾心之規矩得禎聖人常以偶值其窮而彌彰其名斯其甚惘而不欲語人者後人恣睢而無忌輒借口聖人而便其私嗟夫此儒所以有寧經無權之說蓋天下之萬變無窮道固無兩可而事亦有兩通者學者徘徊於岐路之間與其詘於理而悔寧詘於事而悔雖千變萬化而終當以不離規矩者為本人有言工倕旋而蓋規矩吾尚以為寓

言況於其身之非僡而輙肩越規矩以自快多見其窮而無所容於世也

論我朝兵制

夫兵蘊於民舊矣兵民分自近代始猶時不齊而我朝始大分頗古者文武異官而我朝以文官制武事不徒倚辦於介冑尤善經也武成之日不散於郊而藏之衛諸阨塞要害處復不置軍近蠻夷所尤櫛比焉而又時時調發之俾無寧居以折其驕不可使之風此 高皇帝所以善蘊兵歟盡天

下衛所軍不能當九邊盡九邊軍不能當京師此又　高皇帝居重馭輕之永計也兵不强則有夷狄盜賊之憂兵强又有兵憂夫使其强而無憂必有方矣凡言京營敝者不過曰寡優恤也勞工役也教練疎也隱占多也雖有堯舜不能衣食天下貧人令制於優恤不薄矣獨患不實則有司之罪而於振飭此也何有兵興則廬舍井圜橋梁道路皆其事豈復借役於他人哉而用之執功何礙於習勞以此為儆則供張而坐奉之乎教練將帥事

耳亦不為難惟隱占城社之奸最不易問而　肅
皇帝奮除中貴人不許監軍則所謂大斷此制既
定而猶不免有隱占小偷也且治之耳由斯而談
諸敝可立去猶無强卒何哉勢有固然亦何怪焉
人情不捘之以窮則不奮捘窮於素所汰逸之衆
有大譁而不從不迫以真窮之勢而謀為窮以聳
之有偽躍無情奮今京軍雖窮然太平游閑子也
而驅之以臨敵孰敢雖有技不可用而况持飽食
以嬉之心所肄者悉童子弄業何能精夫殺敵之

事非可以數習能也必嘗從大將軍出塞屢鋋鏦冒矢石而後可故徐珵之論請出京軍燒荒冬出春歸庶幾習見邊情而臨敵不懾楊愽之論請摘兵萬餘番戍諸邊更涉勞苦以轉其驕脆之習皆石計也雖然此猶居常從容語耳有如羽檄交馳熢火徹於甘泉而倚此為濟能乎故正德間流賊四起則兊調京營宣府兵各三千往来操習當其時人有引狼入室之憂而不知盜賊不敢舉左足窺京師蓋亦其功庚戌之變咸寧調邊兵入防又

請以京邊軍雜戍之以幾轉弱爲强之效　肅皇
帝信之意亦有可以感動者乎然而人非之何與
此言出于徐理楊慱之口未始不以爲可此言出
于江彬仇鸞之口未始以爲可存乎其人亦存乎
其時也乃至趙殿學分營練兵之說終當採行既
防其焚復蓄其熘慮至遠矣　孝廟常欲遣京軍
還衛團操以爲京師肘掖劉大夏曰甚善今保定
獨設都司統五衛意亦與趙同率此而善行之而
又漸番於邊邊亦番上京師斯重可居而無驕不

可使之憂雖然猶未也用之善不善人心之危與安猶有所在此天下之大利大害明於蘊火之術而時圖焉可也

說

逆說

春生秋殺天之道也好生惡殺聖人之道也聖人胡不順天生殺而好生惡殺所以拾天之遺也曷為拾天之遺以為人心好生惡殺當俯回也天既生殺矣而聖人亦復生殺則天下無類聖人不逆

天乎曰逆所以為順是故貴之凡物之見貴也不以順以逆順者多而逆者少故順者賤而逆者貴均人也而秉道立德者少故聖賢貴均人也而享榮履華者少故君長貴同謀而智貴同鬬而力貴同智而大貴同力而正貴皆以其少又皆以其逆曷言乎其逆也貴於驕為順而謙為逆言於奢為順而儉為逆德於其上慢為順而謙乎為逆能逆則愈少而愈尊然聖人雖逆天而好生及其生極不能禁無殺何也人無如天何也雖然聖人終不

以無如天何而損其好生之心也

龍說

物之强且靈者無如龍能潛能見能屈能伸無翼而飛行不恃地風雲雷霆惟其所為濯旱暵霈膏澤仁矣雖然龍亦自為計非為仁也炎荒溽蒸莫適寧居怒且飛天翻灾而澍人利之則功之以為仁龍曷故哉英雄之生無不以避害就利始而因之為仁聖人之仁也易曰安其身而後動由是言之彼虛捐其身而無益者可謂大愚

卷八終